

歲

寒

集

關中叢書

歲寒集

邵力子署

序

典誥風雅而後尙敢言詩文哉然天地間有知則生意有
竅則生音金石激之而聲出草木滋之而色變誰爲動之
情也誰爲使之遇也遇之卽發不過應有盡有有遇于谷
風杲日有遇于霜晨雪夜其發之也嗇于安樂多于憂患
每感斯應無微不入况人不能值遇合而忘情故情之所
至音意瀉露難自容己卽欲默然其引而不發之機已躍
如于殘墨斷楮間矣矧遇銷魂之雪窟復有不平遏乎外
慘結動乎中故瀉之意而宣之音者哀促槁落如泣宵婺
婦隆冬枯樹烏能與出谷之嚶鳴呢語陽春之嬌紅柔綠

方弗其聲色尙復敢言興致哉予生不辰遇歲聿云暮之
際拳拳先師危行言遜之訓科頭白眼于里閭不衫不履
而自放將終身焉還我無始恆有所感援筆就紙或裁成
咏歌或製爲篇章不過瀉露情遇消磨日月而已積久成
帙因輯次其類何異瓦缶之音從純皦于九成無鹽之色
便綽約于六宮多見不量名曰歲寒乃因乎遇而動乎情
由乎情而形乎言敢竊比于後凋哉

歲寒集

三原頑石焦之夏大夏父著

策

建官

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世非無爲人無兼才一代不得不倍于一代也因才授位擇能任官朝無尸素野無遺賢惟其人不惟其官此治道之隆也後世惟其官不惟其官事不攝甚有更設副員僉員十羊九牧數人不能理一事雖多奚爲徒坐費長安之粟耳至于命名甚失立官之義三公天子之師則曰太師傅相天子則曰太傅保安天

子則曰太保貳公則曰三孤漢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爲三公夫御史大夫秦建爲糾察百僚之官太尉漢初爲將禁旅之帥烏可與相臣同稱三公也後又以司徒司馬司空謂之三公然諸司六卿也尙次于孤亦烏可謂公名之不亦陋乎晉唐因之又以僕射領相事鄙俚不經僕射主僕射之人侍中執虎子之徒皆古摯御之屬以爲輔相大臣眞可笑也秦廢侯國而爲三十六郡郡立太守古牧伯也漢氏因之迨後設刺史以分其權嗚呼用人勿疑疑人勿用是何異于使之書而掣其肘乎六朝權專刺史唐復有節度觀察之設一官數名鼠璞莫辯考周之六卿卽今

之六部今有刑部矣又設大理復參以御史是三刑官也
廷尉持天下之平不中民無所措手足當惟其人不當多
其官大理不可不裁也有戶兵矣又設倉廩戎政是二戶
兵也亦不可不裁也兵部古之司馬馬政當責又設太僕
不亦多乎給事古給事于中之員後代令議駁勅詔之不
便者今糾劾同御史矣翰林古金門待詔之流今爲史官
可也又爲清流宰相之儲以辭取人不亦大謬誤耶京兆
輦轂重臣漢爲三輔之一不聞妙選人才著桴鼓不鳴之
殊績赤縣畿內重地今皆以猥品充員何嘗見強項分道
之事鴻臚矜式百蠻而以貲郎歷任郎官上應列宿不擇

品行守宰百姓安危所係不以繁簡任才至于諸官惟多寡視賄者可勝道哉請就京師而言朝堂之上師相關君德政事國家治亂者也立三公爲師臣三孤爲相臣官不必備有其人則三無其人或二或一足矣省中則分爲左右二掖各立諫議大夫一人補闕二人司直二人給事十二人率屬分職手足重任則立大冢宰一人少冢宰二人分司郎官各三人大司農一人少司農二人一人司倉廩各省分司郎各三人若夫敬敷五教世道人心攸係三代而後遂廢此官唐宋兼之宗伯不亦疎乎可立大司徒一人少司徒二人分司郎官各三人大宗伯一人少宗伯二

人分司郎官各二人大司馬一人少司馬二人一人司戎
政一人司馬政分司郎官各三人大司寇一人少司寇二
人各省分司郎官各四人大司空一人少司空二人分司
郎官各三人御史大夫一人左右中丞二人一人掌考核
巡歷及外官章奏一人掌在內白簡每道各御史五人其
臺部務校等職乃冗員也悉宜汰之中丞旣司外奏而通
政一司可盡裁也太常諸寺一卿一丞可矣翰林學士一
人講讀各一人撰編檢討各一人吉人八人詹事青宮之
官不可輕廢擇有德望者居之宗人古小宗伯也少宗伯
掌之司成欽天上林諸監不復別議府尹權令侔于中丞

京令須擇威望素著更得專奏宿衛天子爪牙立金吾將軍一人專主禁轡又立大將軍一人驃騎將軍八人都尉八十一人五府各立龍驤將軍一人虎賁中郎將六十四人至于出使各地及絕域者難于遙度尤當平昔簡擇臨時不可輕者也以一省而言兵刑錢穀雖有司存當總成于一人立總牧一人其下將軍一人統于牧臨塞要地立分牧一人下將軍一人各分牧受節度于總牧一省立司農一人分司曹郎鼓鑄一人度支一人司徒一人分司曹郎訪採一人旌別一人司馬一人分司曹郎屯操一人驛傳一人司寇一人分司曹郎清問一人司獄一人如各經

都檢照冗員盡勿設也方面古之諸侯天子禦侮之臣今兵不十旅權不專奏深可太息亦有名無實宜革汰者也若要路及重地設別駕一人照其地之遠近而配其兵士以一郡而言立郡守一人治中二人別駕照地設之司理一人各雜職悉勿設也古州大于郡今尙不及于縣徒懸空名當降而爲縣一縣設令一人尉一人教官一人有驛者設丞一人若歸並之處設尉一人鎮其故城焉郡縣各分三等大郡縣官始守之期年稱職乃卽眞三載考績大明上則賞之中則陟之上下則陟之中齒則上降之中中降之下下則黜之三考有績則超陟若或貪暴是不待考

而誅之者也而卿相之選必取諸宰令之中以經歷民事
能悉閭閻甘苦知小人之依也至臺省詞部之員亦當取
之令中以書生紙上聞見不如作吏之親切耳內寺職主
洒掃止可食六品之料不可加以六品之服太祖高皇帝
不令識字有遠慮也計吏古考績之典內外當如一今京
察五年而大計三年豈京官盡奉法而外官盡曠職耶凡
內外考察更參之輿論互詳于諸司不必專責之一人此
其大略也若正百官以正朝廷君正而國定又在建官之
表歟

田賦

民惟邦本農爲民天欲固其本當先明農明農之要在均
田賦省差徭而已禹平水土以天下之大以九則定其田
賦與其服役何後世一州之內接壤之間此以此額彼用
彼科州異而縣殊蓋自兩晉之後版籍散亡州縣官各以
臆見巧立名目恣其侵漁後遂苟且因仍不能釐正以到
于今故賦稅以之而無定差徭以之而無度官漁出入之
際吏蠹簿書之間相訟旣久奸弊滋甚是以戶口流亡里
社蕭條十不及前代之二三者此也然有田則有租有人
則有服有產則有賦禹貢每州相其土而等其田因其產
而定其賦酌其遠近而額其服所謂庶土交正底慎財賦

也商周助徹之法九而取一不越其三壤九則之制孟子
曰有粟米之征卽夏后之田力役之征卽夏后之服布縷
之征卽夏后之賦及秦開阡陌變其古法亦勢窮而不得
不變者也漢代之興創業垂統足爲後世法者豈止取人
以身而已也高帝出身畎畝悉其民隱及成王業盡除民
害首重農事凡國慶天災卽減賦租關中漕輓不過百萬
而用度足孝文克儉節用未二十年而民家給戶足國用
益饒無他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唐興懲六朝之暴斂立
租稞以征其田孟子粟米之謂也立庸法以征其服孟子
力役之謂也立調額以征其賦孟子布縷之謂也雖命名

有異而實乃古法胡氏稱有三代遺制可謂萬世良規者也至宋而廢其法元人則大壞亂之及于今日不惟九州土壤之則雜亂而征取之科更紛紜矣一壠之田有科重而征輕者有科輕而征重者口則不分戶丁而槩征之田中古三征之法蕩然乃無理非法之極也今天下土地卽古之土地世代革變豈土性以因之革變也今旣不能九州九其則請一州九其則不亦可乎上稻田爲上上次稻田爲上中水田爲上下微水田爲中上平旱田爲中中平原田爲中下山坳田起坡田爲下上灘田爲下中山坡田陡坡田爲下下上上科粟九斤下下科粟一斤以是爲差

縣有九則田則九之若無止照其有于何等者以則之總
名曰田每粟一石折價一兩凡田粟一石外出銀四錢八
分名曰賦凡口以十入應役六十免役每丁每歲出銀三
錢六分名曰役遇閏賦加四分役加三分凡征夏秋各輸
其半卽古兩稅之法使民亦可以不困矣若本田賦役外
有私加卽論以違制官吏亦不敢侵擾乎下矣若夫設里
立甲爲之統攝隋人作俑粉飾一時不知遂汭爲奸里食
其甲有如虎狼甲奉其里甚于君父不平之情于此爲極
古止有戶尙不免以大吞小况有其統屬者哉里甲宜如
故當各立戶口不相統攝大戶居前小戶居後其輸納本